

秋天的味道

■ 蒙正和

秋分前后，苞谷蒿须，大豆鼓荚，核桃飘香，秋天的味道随着徐徐轻风散漫开来。对于童年的我而言，真正秋天的味道，来自老石磨、老柅臼，和母亲那双把清苦日子打理得甜蜜的勤劳之手。

秋收开始前几日，乡村沉浸在满满的喜悦中。母亲一脸愁容倏忽消散，傍晚收工，到自留地里收来苞谷、大豆，自留核桃树上摘了些新果，晚上就着松明火把忙碌开来。拾掇好苞谷粒、大豆籽、核桃仁，用个木盆盛了，轻簸轻扬，念叨一句“金玉满堂”，撩几把清水洒上，端到老石磨上细心研磨。

我乐不可支，卷起衣袖打下手。母亲右手节奏分明地推转着，左手握着小勺，不紧不慢，数着颗粒似的，把“金玉满堂”加到磨眼里。在略显低沉滞涩的石磨声中，乳白黏稠的糍糊，慢慢悠悠流入磨盘中。一缕清甜鲜香，让我心头无比欢愉。

磨完最后一勺，我已汗湿脖颈。母亲似乎一身轻快，小心翼翼地将糍糊收到盆中，托起带着淡淡草叶味的苞谷

壳，轻巧地舀上一勺糍糊，五指一拢，翻转放进蒸笼里，恰好压住折叠口。母亲做得又快又匀，眨眼工夫便好。

蒸汽弥漫中，我翘首以盼，扳着指头默默计时。母亲道：“趁着灶火光亮，读几篇课文么！”我捧起课本，心不在焉地念课文，心里却想着蒸笼里的美味。“熟了……”终于盼到母亲端出蒸笼揭开盖，把个热气腾腾的叶壳团儿放到我小手中。这闪亮登场的珍饈，称之为“浆粑”。撕开叶壳，呼哧一口下去，苞谷的糯、大豆的甜，核桃的香，细细品味，满满都是秋天的味道……

苞谷，极低调的作物，有的地方叫玉米。依我之见，叶壳严密包裹着棒子，孕育籽粒成熟，称苞谷；籽粒完成一个轮回，离开棒子，金珠玉粒，哺育着庄稼人，叫玉米。苞谷也好，玉米也罢，堪称庄稼地里的顶梁柱，粮食界中的主力军，傲视群英，独领风骚。

老人常逗小屁孩们，吃米饭的娃娃长大只有稻草高，吃苞谷饭的娃娃长大得有秆秆高。曾经，苞谷放花吐缨时，我们赤着双脚光着上身，乐滋滋钻进地

里扶着秆秆比身高，摇得天花纷纷扬扬。也曾经，棒子将熟未熟时，避过护秋老爹，灵猫般蹿进地里迅速扳倒一株，衣角捂住棒蒂掩盖声响，掰下玉米棒子，躲着享受原生态“美餐”，那鲜嫩，那清甜，齿颊留香，回味无穷。

村落弥漫着新粮新果鲜香，农家日子轻快起来。一晃眼，苞谷上楼，大豆登场，核桃下树，秋收进入尾声，劳作节奏舒缓下来。农家精心做好最后一蒸笼浆粑，对秋天致以深情礼赞。“再馋，得等来年。”母亲对生活的感叹，让我心头泛起一丝莫名的惆怅……

孩童时代，望糖兴叹，一颗糖果入口，甜得过一周。可村里不种甘蔗，我们常把苞谷秆秆当作甘蔗来啃，度过一季美好时光。妇女们擅长“甜蜜事业”，化平凡为神奇，由苞谷秆秆中熬出“糖”来。这种草根味十足的秆秆糖，俗称“糖稀”。一箸挑举起，黏稠不绝，丝丝缕缕，香甜四溢，将秋天的味道拉得绵长又绵长……

“煮糖稀，要选沙地苞谷秆，边角瘦地的也好……”母亲深谙此道。白天劳

作间隙，挑选些还带青绿的秆秆，掂在手里沉甸甸的，收工时捎回家。三五天积得一大堆，晚间点上松明火把，将根部老皮与梢尖失水部分剔除，去净叶柄，削制成块，放到老柅臼中仔细春捣。我照例打下手，杵棒一起一落，不能乱了节奏。春了一臼又一臼，累得双腿打战，双手酸痛。母亲道：“苦从手中去，甜由手中来。吃不得苦，哪尝得甜！”我至今深以为然。

母亲把秆秆碎用大铁锅煮上，不时拿大铲子翻动，添水加火，三四小时后尝尝汤：“撤火，起锅……”捞去渣，用双层滤帕将“糖水”过滤三遍，再入锅微火慢熬，让水分蒸发，淬炼出糖分的精华，称“净糖稀”。火焰轻吻锅底，锅中甜中微酸的热气氤氲。忽闪忽闪的火光中，母亲不时用长木勺搅动着锅底，满怀期待，满脸甜蜜：“火候不到，糖中留水分，放不久。火候过了，锅巴粘牙，一嘴糊味。”我却早已眼皮打架，哈欠连连，在愈来愈浓烈的甘甜中酣然入睡。

早晨醒来，母亲已经下地，小桌上摆着个盖了小盘的碗。揭开盘子端起

半碗绛红色糖稀，食指轻蘸送入口中，一丝醇甜漫过舌尖，直落心底。水缸旁阴凉处，三个陶罐封了口，端起个闻闻，沁人心脾的甜香——那是母亲劳累大半宿留住的秋天的味道……

有了秆秆糖，日子便多了甜意。每天放学饥肠辘辘到家，总有一小碟核桃仁蘸糖稀等着我。经了冬过了年，陶罐里的糖稀成色更纯正，味道更醇厚，闻着香甜扑鼻，抵在嘴里沙沙的。只是吃一筷少一筷，心中又悬乎起来。

转眼放了夏收农忙假。中午我提上一葫芦凉水给母亲送去，她弯着腰顶着烈日，打塘点种，热汗湿透旧布裳。我泪眼婆娑，望着一粒粒种子入土，一树树核桃泛绿，就联想起苞谷吐缨、大豆开花、核桃盈枝，就怀想起秋天的味道。傍晚，母亲煮出锅甜甜汤圆：“罐罐漏了底，再馋，得等秋收……”

又见苞谷蒿须，大豆鼓荚，核桃飘香，秋天如期而至。母亲已经作古，老石磨、老柅臼已成酸楚记忆，唯有儿时那秋天的味道，绵延不断，永驻心田……

夏日

杜丽芬

（外一首）

流水漫过指尖
夏风停在窗前
指尖轻拂窗纱
抖落深山随身携带的泥土

细密的褶皱藏在菌腹
收拢了整片山林的耳语
水流缓缓渗进纹路缝隙
不敢用力揉搓 怕惊扰
泥土埋着的日出与暮霭

它们从扇叶间破土时
听过松涛 沐浴晨露
驮着青苔细碎的心事走来
我俯身 在啾啾水声里静听
每一道菌褶都是窄窄的小径
通向云深无人的故土
洗去表层风尘
洗不去山野赠予它
沉默又厚重的来路

老树下

村口那棵古树 守着旧年风霜
枝丫托着我儿时整片月光

年轮一圈圈盘着老屋旧事
每一道裂纹 都藏着年少张望

远行之后走过万千街巷
再繁华的灯火 抵不过这一树荫凉

风掠过枝叶熟悉的沙沙声响
恰似母亲倚门轻声呼唤

身在他乡辗转漂泊流浪
乡愁总缠绕粗壮枝干生长

叶落飘向故土的方向
我遥遥凝望 满心牵念绵长

空山

张橙子

最后的牧人在山中走失
山峦播发了长调的惊心

荒草完成了对小路占领
野雉在水坑旁重新拓下脚印

崖石上长满苔藓
树梢上挂着鸟鸣

空 就是松风的倾诉无人接听
熟透的马勃 洒了自己一脸的孢子粉

空 就是花自开 水自流
溪水翻唱着经年的旧磁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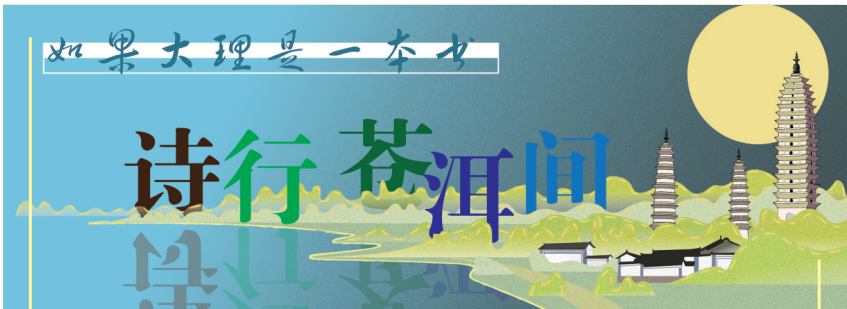
乡村秋景

字学明

秋天的色彩最丰富
人们在清晓的鸟鸣声中醒来
气温是20℃
核桃果响的一声从树上掉到地上
饱满的玉米棒子
像士兵般整齐排列
沉甸甸金黄的稻穗
谦逊地低垂脑袋
成熟的苹果 梨 桃子挂满枝头
辣椒羞红脸虎串吊挂房檐
牵牛花举着粉红或赭红的小喇叭
撒欢地开放在整个秋季
枫叶泛红 银杏变黄
春华秋实
农人汗流浹背劳作
脸上写满颗粒归仓的幸福

秋之艳

李丽琴摄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偉

九日登大理玉局山

■ 李伯强（元）

海风吹晓上层台，
玉局仙人安在哉！
一带山河无限好，
百年怀抱此间开。
菊从雨后都开遍，
鸦到深秋不肯来。
一曲浩歌归去晚，
夕阳人影共徘徊。

——《大理历代诗词选》

倘若宦海辗转，远赴异地任职达十年之久，那么古人的宦游，可不可以算是一种非典型的“旅居”？

作为元代云南行中书省都事，诗人的官职相当于行省首脑身边的机要文职，而大理是军政要地，诗人常常往来于大理与昆明之间。正因如此，诗人对于大理的山风水物十分稔熟，也十分喜爱。他有足够的时间，细细体味大理一年四季的物候，并将这种个人体验灌注于诗作之中，鲜活地留存下来。在这之后来大理的人，或者原本就是长居大理的人，邂逅这首诗时，那种隔空“神交”的惊喜，简直想让人“穿越”回七百年前，使劲握着诗人的手说：“原来你也是这般感受，恰好与我心有同感！来来来，我们为此当浮一大白！”

题目中的“九日”并非普通时日，而是“九月九日”，即重阳节这一天，时间标定为深秋。地点的标定则更为具体，大理玉局山，更准确的说法是大理古城西边的苍山玉局峰。一个“登”字，照应了重阳登高的习俗。

首句“玉局仙人”一说，顿时点明了大理苍山玉局峰是有故事的，“玉局仙人”只是借前人杜光庭为玉局峰更添一抹仙气。玉局峰顶有著名的冰蚀湖洗马潭，以及由洗马潭水汽与苍山特殊地形共同孕育出的云水传奇望夫云，自然奇景与历史人文交相辉映，民间相传元军翻越苍山之时，曾在潭中洗马，这段轶事，让玉局峰、洗马潭与“元跨革囊”的风云往事密不可分。玉局峰顶还有大片冷杉林，十分难得。玉局峰下便是大理古城，冬春之际，站在大理古城任何一个位置，抬头可见玉局峰瑞雪簇顶，雪光冷冽。

“一带山河无限好，百年怀抱此间开。”“菊从雨后都开遍，鸦到深秋不肯来。”这两句真是写出了登临苍山的旷远意趣。倘若今天我们去洗马潭，乘缆车凌空而上，一路观景，轻轻松松到达观景平台。洱海、海东、大理古城静卧于眼前，山海相依相拥，视野阔大，心胸随之舒展。大理古城微缩如棋盘，洱海上帆影点点，一派安宁。而诗人所在的元代，肯定一路行来坡陡路滑，只得一步一步辛苦攀爬，而沿途越是艰难，登顶望见的壮丽山河，便越令人心旷神怡。诗人登山时已是深秋，一路却见花正繁、叶正绿、泉正丰，盛夏余韵正足，这正是大理秋景独有的特质。唯有大理的秋天，唯有立于苍山的高处，见天地澄明，山河如画于眼前静静铺展，方能读懂“百年怀抱此间开”的开阔诗意。明代杨升庵曾言“一望点苍，神爽飞越”，当我们有过深入苍山观瀑寻云、登高极目望远的清新体验后，方知此言完全可“升级”为“一点苍，神爽飞越”。

结束句也是意蕴绝妙，夕阳与首句的晓风相呼应，可见诗人在苍山玩了一整天，尽览秋光。下山时，一行人踏着落日余晖，襟袖之间萦绕着松风菊香与烟雨微岚，高声歌唱，尽兴而归。这秋日登高的快意，也与今天的我们一模一样呢。

诗人于苍山一游，登高抒怀，苍洱山水涤荡宦游尘劳，这满怀秋日清兴，至今读来令人心神翩然飞扬。

诗行苍洱间，古今共悠然。山水大美无言，自有治愈人心的力量，而饱含个人情感、识见的文字，同样能够思接千载，于茫茫人海寻到同频知音，跨越时空地叩响心弦。

那么说好了，约上三五好友，择一晴好秋日，再上玉局峰，循着元人诗句，共赏苍山秋景。

（王晓云）



在原来的医务室展示区，将展出洱源县山石屏疗养院小学和麻风病防治宣传两部分。柴木房展示区，将在原来的基础上，用实物、实景、图片、文字、灯光等共同营造当时的生活场景，包括衣物箱具、集体食堂、榨油坊、生产生活工具、男女患者住宿、白族民居等方面。在新的麻风历史博物馆二期工程中，还有几位国家领导人和著名科学家、医生关于麻风病的精彩论述。此外，在麻风历史博物馆院内，将用山石屏麻风院患者用过的拐杖做成“拐杖树”，这株特别的树制成后，将会触目惊心。拐杖树顶端的拐杖最多，越到树根越少，有种“头重脚轻”的失重感。不同的人可能对此解读不一样。在李桂科看来，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防治麻风的进程中，拄着拐杖的麻风患者越来越少，最后“清零”，这是个从上到下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么多的拐杖组合成树，表示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同舟共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将麻风病接近于消灭。可谓前无古人，体现了中华民族命运与共、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代代传承，人类才能生生不息。

离开山石屏时，我在李桂科带领村民们挖通的公路上停下来，爬到稍高的半坡，将镜头对准了这个青山为屏、绿水当户的“桃花源”。小村在山水环抱中安享平和，偶有鸡啼犬吠声传来。在蜿蜒如带的黑惠江上，人行索道桥与新建的公路桥平行横跨。人行索道桥，像是枯瘦沉默的母亲。公路桥，是茁壮成长的儿子。母子相依，将山石屏与山外的世界紧紧相连。

山石屏村的麻风康复者终将接连走完人生的历程，麻风已成为历史。可

他们的子孙还在，山石屏村还在，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

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仍在，它伫立于青山绿水间，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时光。

尾章 涤荡心灵

李桂科说：“我要真诚感谢山石屏的村民们，这么多年，他们给予我友情、亲情，感谢他们真正把我当成了家人。我退休了，但我不走，山石屏就是我的家。”

每次采访李桂科，都是一次涤荡心灵之旅。

认识李桂科之前，我没接触过疾控医生，更没有见过麻风病防治医生。我出生于洱源县炼铁乡，在那个穷乡僻壤生长至十五岁。我听说过麻风病，但没见过麻风病人，也没见过麻风病医生，只是偶尔听说某某的亲戚有麻风病，某某家有麻风病史等。对于麻风病，我们村里人都畏之如虎。邻里之间吵架，最恶毒的话就是“你这个带麻风的”！

当我决定去山石屏时，有些同事和朋友都善意地提醒我，要做好防护，戴好口罩，不要和麻风院的人同桌进食。诸如此类，搞得我很紧张。在这些提醒我的朋友中，大多是具有高等学历的，有的还在新闻媒体供职，以至于到了山石屏，我还是有心理障碍，夜间住在山石屏疗养院，我亦辗转难眠。在采访那些麻风康复者的过程中，有人唾沫横飞，搞得我很担心。

由此我更加敬佩李桂科医生，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坚守了四十多年，退休了仍是不离不弃，他该有多大的胆量，多高的境界？

及至我认真研读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麻风病史，研读了现代麻风病治疗的

连载 94

